



М. ГРИГАР
ЖИЗНЬ ДЛЯ РАДОСТИ

Очерк жизни
Юлиуса Фучика

为欢乐而生

尤利乌斯·伏契克传

为欢乐而生

——尤利乌斯·伏契克传

〔苏〕格里加尔 著 宋洪训 李永全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为欢乐而生

——尤利乌斯·伏契克传

〔苏〕格里加尔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插页 195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

统一书号：11072·136

定 价：1.60 元

目 录

序幕·····	(1)
灿烂的童年·····	(4)
青年时代和战争·····	(11)
认识之路·····	(29)
他的大学·····	(45)
为了战斗的艺术·····	(57)
鼓动家和记者·····	(77)
二十世纪的哥伦布·····	(92)
启迪人们的真理·····	(107)
在前沿阵地·····	(129)
军队间奏曲·····	(147)
未来的两年·····	(166)
暴风雨来临了·····	(182)
“越冬作物”·····	(192)
殊死搏斗·····	(213)
在敌后·····	(234)
飓风撼不倒大树·····	(257)
尾声·····	(276)

序 幕

我向那些经历这个时代的人们请求一件事：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好人和坏人。耐心地搜集那些为着自己和为着你们而牺牲了的人们的证据。

——尤利乌斯·伏契克

1943年。

贝柴克宫布拉格盖世太保的阴暗的审讯室。

几个囚犯在等待着审讯。他们分开坐在几张低矮的长凳上，脸朝着光秃秃的墙壁。在寂静中，不时地传来党卫军看守沿着墙壁来回踱步的沉闷的脚步声。

门突然打开了，从走廊里传来一个声音：

“尤利乌斯·伏契克！”

一个中等身材、宽肩膀、蓄着卷曲黑发的男人站了起来。短短的胡子在苍白的脸上显得格外分明。

过了一会儿，犯人回来了。此刻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他的两眼沉思地凝视着白色的墙壁，但是他的思绪透过厚厚的墙壁飞向那遥远遥远的地方。……

犯人们把贝柴克宫的审讯室叫作“电影院”，这不是偶然的。他们在等待审讯时望着白色的墙壁，往事的回忆仿佛一幕幕的电影闪映在上面。就这样产生了一部独特的影片，影片中

充满了恐惧和希望的扣人心弦的场面。

这是一部没有导演和没有演员的影片。

这是生活本身拍摄下来的影片。

……一个光着脚丫子的小男孩同一群孩子在铺着鹅卵石的马路上奔跑。孩子们绕过一幢塔式的楼房，在古老陵园的大门口消失不见了，一座教堂高耸在这陵园的上空。一个孩子跑进只能透过几丝阳光的树荫深处，向四周环顾着。道路的两旁，杂乱地堆放着墓碑和金属制的十字架。花岗石琢成的小天使倾斜着脑袋，耷拉着翅膀，伫立在长方形的石板上，那石板上的题词已经辨认不清了。……

镜头突然中断了。悄静无声的墓地变成了喧闹嘈杂的街道。一群群行人在马路上行走。前面，在人群的上空，一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一辆卡车跟在人群后面，在卡车的踏板上站着一个年轻人，他身子向前弯曲，在向游行的人群呼喊，散发传单。白色的纸片随风飞舞，打着转儿，在人群中消失。……

不，这不是传单，这是雪花。密密的雪片降落在地面上，顿时就融化了，……两个人吃力地在狭窄的山间小道上攀登，碎石子不断地从他们的脚下撒落，掉进那浓雾弥漫的山谷里，发出清脆的响声，……远处瀑布在哗哗作响。……

镜头一个接一个不断地闪现着。

这是从遥远的时代浮现出来的回忆的片断，它们闪烁着鲜艳的色彩，然后又重新消失在黑暗中。……

能否在某个时候再现这些镜头，恢复它们的全部活力和生气，表现得令人信服和符合生活的真实呢？能否在某个时候从这些五光十色的生活的多彩画面上抹去时间的灰尘呢？

本书试图以清一色的单线条来加以勾勒，并将充满着曲折

和漩涡的生活之河注入平直的河床。

但愿我们能够表现出尤利乌斯·伏契克个性中的最典型的特征，表现出他那充满戏剧性的一生中的主要场景，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再现那个时代的气氛。

灿烂的童年

伏契克在告诫未来的一代要热爱最伟大的捷克诗人扬·聂鲁达的作品时，在《绞刑架下的报告》里特别指出：为要理解他的作品，必须很好地设想一下聂鲁达所成长的环境。

“人们硬给他贴上小斯特兰那田园诗爱好者的标签，但却没有看见，在‘田园的’古风旧俗的小斯特兰那的人们看来，他却是一个‘浪子’；没有看见他是在斯米霍夫和小斯特兰那两区的边界，在工人中间生长起来的；没有看见他为了写《墓地之花》，到小斯特兰那的墓地是从林霍夫工厂工人居住处经过的。”

通过这短短的几句话，伏契克无意之中也把他自己度过童年的环境描述出来了。

伏契克生于1903年2月23日斯米霍夫城，在聂鲁达不止一次地去过的风景如画的小斯特兰那墓地附近的杜什柯沃街尽头的一幢五层楼房里。小伏契克只要一出家门，再往旁边一条街上拐弯，眼前就会出现林霍夫工厂的高高围墙。

屋子的窗户朝着绿色的山坡，山岗上矗立着名叫彼尔特拉姆卡的屋宇，几十年前伟大的音乐家莫扎特就在这里生活和从事创作。

小伏契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一方面是曾经鼓舞艺术家聂鲁达创作出流芳百世和揭露虚伪的作品的富有诗意的

悄静角落，另一方面则是用钢铁、砖头和玻璃砌成的、从早到晚发出机器隆隆轰鸣声的巨大工厂。

这两方面的结合要比简单的环境描述包含着更多的东西。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伏契克未来一生中的全部特色。

在本世纪初，在伏契克的童年时代，斯米霍夫已经是布拉格的一个重要工业区。除了著名的林霍夫机器制造厂以外，这里还有瓷器厂、纺织联合企业和其他一些企业。布满豪华店铺的喧闹的街道，伏尔塔瓦河畔的资产者的大厦，绿荫掩映的上等阶层的别墅，使斯米霍夫城具有首都的风光。然而，同是这个斯米霍夫也还以肮脏的工人区和贫穷的郊区而闻名，这些贫民区仿佛是城市脸上的癣，一直延伸到科什尔山坡。

斯米霍夫是捷克工人运动的摇篮。捷克历史上最初几次工人骚动就是在这里发生的。1844年，一批饥饿的纺织工闯进波尔盖斯的工厂，把机器捣毁了，他们以为机器是造成贫困和失业的罪魁祸首。稍后一些时候，捷克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彼茨克、萨波托斯基、佐乌拉和其他一些人就在这里工作过，他们在这里组织工人小组，奠定了社会党的基础。

尤利乌斯·伏契克出身于工人家庭。他父亲卡列尔·伏契克曾在林霍夫工厂当钳工。他身材高大，宽阔的肩膀，头上留着黑色的卷发，一张富于表情的善良的脸庞，显得是个自豪的和有个性的人。他从不灰心丧气，总是谈笑风生，富有朝气且精力充沛。他爱好音乐，他很喜欢唱歌，有着非凡的声乐才能。十七岁时他就经常参加各种工人晚会和一些文娱团体举办的晚会。后来，卡列尔·伏契克成了斯米霍夫“加弗利契克”歌咏团和“多勃罗夫斯基”歌咏团的成员，在听众中享有很高声誉。对音乐的爱好是伏契克家的传统。小伏契克的叔叔，也

叫尤利乌斯·伏契克，是个作曲家和军乐队的队长，曾在外国工作，使捷克音乐名扬国外。他的一些作品，例如《佛罗伦萨进行曲》、《斗士进行曲》等至今还不失其魅力。

歌声经常在这个斯米霍夫工人的家里回荡。尤列克^①从小就听到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间歌曲、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的作品、世界著名歌剧和轻歌剧中的咏叹调。因此，他对家庭的回忆始终是同音乐和歌曲联在一起的。

伏契克的父亲是个优秀工人，他热爱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车床，尽管这样，他常常幻想有朝一日献身于音乐和歌剧。但要实现这个理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他必须养家。同时，通向舞台的道路并不铺满着鲜花。不过，他的努力和天赋使他克服了一切困难。1900年，卡列尔·伏契克被邀参加斯米霍夫“什旺达剧院”和“阿连那剧院”的义务演出，过了一些时候，他在这两个剧院的剧团里得到了固定的职位。多年来，这位工人歌唱家一直身兼两职，白天在工厂里做工，晚上在剧院里唱歌。

伏契克的母亲叫玛丽亚。她长得很漂亮。据说一位有钱的贵族曾一直追求她。但是玛丽亚宁愿嫁给卡列尔·伏契克。父母曾劝她不要嫁给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这位姑娘却坚持己见。她学会了缝纫，曾打算开一爿服装店。但是遭到了丈夫的反对。丈夫不希望妻子从早到晚在家里和店铺里操劳，那样有人或许会说，那是他无力养活一家人吧。在这一点上，卡列尔·伏契克可是个一丝不苟的人。玛丽亚是在书香门第里长大的，因此她非常喜爱读书，也使孩子们从小养成了爱读书的

^① 尤利乌斯·伏契克的爱称。

习惯。她也很喜欢音乐，常常一边工作一边唱歌。她是个性格温存、富于感情的人，但是在生活艰难的时刻她也是个富于理智和刚强的人。她非常注意对三个孩子——尤利乌斯、利布莎和维罗契卡的教育。

她的兄弟，也就是尤列克的舅舅约瑟夫是个旅行家。他懂得许多种语言，漂游过几个大洲，多年住在南美的利马。小尤列克常常屏气凝神地听他讲述各种奇遇：关于秘鲁的印第安人、童话般的印加人宝藏的故事，……

尤列克出生时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当他父亲急急忙忙去向自己的双亲报告孩子出世的好消息时，第一个被告诉的人是在杜什柯沃街角上碰到的警察，他对警察说，生了个男孩。警察带着怀疑的神情问道：“您肯定是男孩吗？”卡列尔·伏契克这下才想起来，确实他还没有见到婴儿。要是搞错了怎么办呢？于是他立即转过身来，大踏步地跑回家去。当孩子包扎好以后，卡列尔·伏契克亲眼看到确实是个男孩时，他这才放下了心。

小尤列克受洗礼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教父就是尤利乌斯舅舅，他从遥远的萨拉也夫给同名的外甥送来了三枚威尼斯金币。斯米霍夫文娱团体里的父亲的朋友们也没有忘记尤列克。在举行小家宴时，他们带来了一桶啤酒和各种各样的腊肠。

伏契克一家生活得很和睦、很幸福。他们互相爱护，患难与共。孩子们受到父母亲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后来一直都很感激双亲对他们的教育和关怀，并使他们有一个灿烂的童年。

尤列克是在城市里度过自己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

有人说，城市贫民的孩子要比农村的孩子更贫乏，因为他

不知道千奇百怪的大自然。这是确实的。然而，城市孩子成长的环境比较活跃，变化也更迅速。熙来攘往的热闹街道，商店里耀眼的广告和琳琅满目的橱窗，长满青苔的古老纪念碑，各式各样的东西和形形色色的人物，这的确是一本随时都打开着的知识之书。

小尤列克的伙伴、小学里的同学都是一些工人的孩子。尤列克同他们一起玩耍，一起经历孩提时的最初奇遇。他们玩耍的地方是：斯米霍夫的街道，一些出租房子的阴暗的院落，郊区的长满杂草的荒地，那是玩破布球最合适的地方；还有林霍夫工厂围墙之间的神秘的过道，那里仿佛是专门供玩捉迷藏似的；那绿荫如盖的彼尔特拉姆卡和小斯特兰那墓地的富有诗意的角落，也是他们玩耍的好地方。小尤列克通常是在附近的小花园里玩耍。那里有许多许多好玩的东西。树林、绿草、木亭、长满常青藤的鸽子窝。尤列克特别喜欢看温驯的鸽子成群地飞到那装着谷物的食槽里，或者展开翅膀飞向那红色的屋顶、蔚蓝色的天空，……

尤列克高高兴兴地上学了。在他五岁时，妈妈就教会他识字，八岁时他就自己读了伊拉谢克^①的著作。

在尤列克童年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剧院。他接触剧院不是作为观众，而是作为演员。事情是这样的：“什旺达剧院”在演出各种轻喜剧和儿童剧时常常需要一些临时的演员，有时也要一些相当重要的儿童角色。就这样，尤列克还不到两岁半的时候，就第一次上了斯米霍夫剧院的舞台，在《灰姑娘（或水晶鞋）》中扮演王子。尽管这出戏里的王子一句话也不讲，而

^① 伊拉谢克（1851—1930），杰出的捷克作家，著有许多历史小说、短篇小说和剧本。

且只出现一次，但是尤列克演得很成功。女巫师把他关在一个大蛋壳里，戏结束时蛋壳破了，里面出来一个王子。戏的结局很美好，这使王子和小观众都兴高采烈。

尤列克扮演这个角色历时整整一个月。人们给他照了相，后来还向观众出售带王子照片的明信片。小尤列克也就这样“出了名”。有些观众要求小演员签名，尤列克就在明信片上画个十字。尤列克的爸爸不得不常常阻止他，不然这个小演员会把整张明信片都画满十字的。……

从那时起，尤列克经常在“什旺达剧院”的舞台上扮演儿童角色。在斯米霍夫各剧院的休息厅里挂着小尤列克的许多剧照，这说明他当时享有盛誉。后来，在1912年以后，当父亲在比尔森市剧院里得到一个固定职位时，尤列克常和妹妹利布莎同台演出。尤列克无论扮演什么角色：小天使、小堂倌或者小小提琴手，无论唱歌还是跳舞，他总是表演得很自然而大胆，以自己清晰的发音和灵巧的动作博得成年观众和小观众的好评。甚至报纸上也发表文章评论小演员尤列克的出色表演。父亲为此专门弄了一本集子，把尤列克的剧照和报纸上的评论文章贴在上面。

尤列克在一出根据著名儿童读物《采德利克》改编的同名话剧中扮演小贵族采德利克的角色特别成功。他扮演这个角色的戏甚至在国外，在柏林也演出过。由捷克同乡会组织的在柏林的演出，使伏契克永生不忘。

距演出开始还有很长时间，柏林工人区的剧院里就已经坐满了观众。大家等得急不可耐，都希望看一看这位“从斯米霍夫剧院来的最小的演员”。

幕启了。

小尤列克穿着黑色天鹅绒的西服登上舞台。他两眼大胆地望着观众，开始一段独白。

观众出神地欣赏着尤列克的热情洋溢的演出。他每做一个动作都博得全场的鼓掌。演出结束时，人们向小演员撒花。无论成年的观众还是小观众都围着他，感谢他给他们带来的享受。

尤列克稍现倦容，但还是兴致勃勃，困惑地微笑着。他看到自己周围一双双晶莹的眼睛，听到一阵阵欢呼声和衷心的赞扬声。善良的同乡们在告别时还送给他一个用本民族喜爱的花扎成的花环，一本柏林风景画册和两本漂亮的带着题赠的捷克书。当地的捷文报纸还刊载了一篇赞扬的评论，评论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我们感谢小尤列克·伏契克的出色演出，并祝他在未来的生活中也象在舞台上扮演的角色那样，成为穷人们的朋友和保护者。”

青年时代和战争

1914年6月的一天，在奥匈帝国的辽阔土地上，在电线杆、围墙和楼房的墙壁上出现了不祥的海报。就象童话中带来恐惧和眼泪的乌鸦一样，这些海报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不幸和死亡。海报上用过分夸张的词藻告诉人们战争即将来临。在萨拉热窝刺死奥地利王储弗迪南的枪声成了爆发一场流血战争的导火线。那时很少有人想到，没有多久整个欧洲都卷入了这场战争。

加里西亚富饶的平原，塞尔维亚多山的国土，意大利皮亚韦河和法兰西马恩河阳光灿烂的河畔，凡尔登山下绿草如茵的丘陵，马左维亚荒凉寂寞的草原都布满了战壕和弹坑。战场上流着宝贵的人血，一些刚刚跨出校门的年轻人和作为家庭之主的父亲们牺牲了。人们默默地在发问：这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牺牲？为什么我们要作战？——他们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

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伏契克一家正在比尔森。早在1912年，尤列克的父亲在比尔森剧院的剧团里找到了一个固定的职位。一年以后，全家都搬到了比尔森。新的城市对尤列克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比尔森在许多方面都很象斯米霍夫。在这里，在城市上空矗立着著名的史科达机器制造厂的烟囱。这里的大部分居民也都是工人。

在比尔森，伏契克一家住在离车站不远的加夫里契克街十七号的楼房里，租了底层一套两居室的住房。市民阶层的带气楼的灰房子在很多人看来是跟斯米霍夫杜什柯沃街上的出租房子有所不同的。

头两年，伏契克一家在比尔森住得平静而幸福。但是战争给他们的和平生活，也给其他千千万万家庭的生活带来了惊慌和担忧。对尤列克的父亲来说，繁重劳动的日子来到了。为了逃避兵役，不上前线，他于1915年到史科达厂去做工，因为这家工厂是直接受军事部门管辖的。

就这样他又回到工厂的车床旁边。但卡列尔·伏契克没有放弃剧院。当时剧院经理也不想放走任何一个剧团团员。尤列克父亲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晚上他到剧院去唱歌，演出结束后又赶到工厂去上夜班，早晨，刚回到家不久，还没有睡足觉又拿着背包到农村去了，为的是给全家人弄点面粉、鸡蛋或脂油。

生活是艰难的。

贫困和饥饿不时地袭来。

那时候，尤列克已经长大了，他以好奇的目光观察着周围的世界。一天当中有许多小时，他得同妹妹利布莎一起去排队买食品。到了冬天就特别艰苦。穿着单薄、冻得发抖的妇女和儿童有时一直排队到深夜。他们想，食品总会运来的，他们总可以得到一份。哪知他们的希望常常落空。

有一次，尤列克在普罗科波夫街的一家商店门口排着队。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但载运食品的货车一直没有来。在昏暗的灯光下，人们蜷缩在关闭着的店门口，已快丧失了得到一份口粮的最后希望。

店铺老板终于出现在门口。他以漠不关心的口气宣布：面粉明天卖。

但是人们都不走。

“哪怕给我们发个号，明天我们好先来买。”大伙儿喊叫着。当食品没有运来、队伍不得不散开的时候，人们通常都是这样做的。

“明天大家都能买着。”店铺老板解释说，他没有准备号牌，现在也不愿再为这事而耽误时间了。

人们大声地叫嚷着，以示抗议。

门口突然出现一个人，他走进店铺，过了不久又出来了，挥舞着一枚圆形图章。

“伸出手来，”他叫喊着，并开始“发号”——给每个人的手上盖图章。

队伍很快就散了。

站在队伍末尾的一个已经冻得发抖的小姑娘，沿着昏暗的街道跑回家去，一只手捂着额角，因为在她的额角上盖了个圆图章。……

尤列克在排队时听到不少对战争的诉怨。妇女们想念着在遥远的异乡每天冒着生命危险丈夫和孩子。这是悲恸的诉说。尤列克听到后常常陷入沉思：为什么要打仗？谁是战争的罪魁祸首？既然大家都希望过和平幸福的日子，为什么人们要互相残杀？

史科达工厂在尤列克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父亲上夜班的时候，尤列克常把食品送到工厂去。他常常兴致勃勃地观看在宽敞的车间里隆隆作响的机器，仔细地注视大人们的工作。他对他们的巧妙双手十分赞赏，这些手竟制造出在